

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編 張繼禹

冊主編 張繼禹

中華道藏

第四七冊

華夏出版社

目錄

001	長春真人西遊記	一
002	玄風慶會錄	二五
003	金蓮正宗記	二九
004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五四
005	七真年譜	六九
006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七七
007	體玄真人顯異錄	一〇七
008	甘水仙源錄	一一三
009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二一三
010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	五七九
011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	六一七

001 長春真人西遊記

經名：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
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

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徬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霑。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后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既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真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彭公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

曰：兵革以來彼疆此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朵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真諭。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真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師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尔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師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接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駟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

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問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軍于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於其邑南。羽客長吟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頽，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即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逐。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關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瀘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

門入，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廢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山度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鴈，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子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閣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閑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於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遺民有幸，得一覩

真人，蒙道廢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玄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唐老人張天度子真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群盜于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真何在泛靈楂，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峰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師謂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

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觀逢辰、王直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真之士棲焉。師因契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遊分外嘉，群峰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其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上湧泉，清冷可愛。師往來其間，有詩云：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臯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堤陰讓坐。溪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衆，至是踰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太上弘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群經。三田保護

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論齋醮，漸陟南宮火煉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圓。大光明，弘照亘流沙，外直過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任法界周旋。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閑。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閑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唯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刺公因師欲北行，創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

且迴春，況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季秋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鴈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尚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尋阿里鮮至自幹辰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山，曷刺進表迴，有詔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其終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綿遠，道衆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

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迴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山沉沉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嘆非玄聖，何如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舊元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洩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霽，

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邪。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帡口。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方輩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錄，此亦余北行中一端因緣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丘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池邇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迴還。地無木植唯荒草，天產丘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其蹟有矮榆，

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陁，至魚兒濼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陁三月尚凝冰。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煙，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唯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陁。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湏助之。皂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

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朝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遠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西南接魚兒濼驛路，蒙古人喜曰：年前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煙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叙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

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千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

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峰迴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宣俠先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醞餽湏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麵八十斤。蓋麵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跡。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峰如削，松杉鬱茂。西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於水之陽，葦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

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記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迴風坐，道法有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迴，何如。宣使曰：

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勅，諸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高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厨西廡，左右雲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云：丘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嶽都遊徧，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携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鎮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

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三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槩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脚牢。橫截大人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我知之久

矣。同往咨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陁，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陁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唯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哺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我輩常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陁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陁，遇郊者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

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蒲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驚思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于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蒲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

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遶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衆能滋稼穡，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諸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既入，齋于臺上。泊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

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汹涌，曲折灣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豐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荅刺忽只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綿。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唯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

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記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卧，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此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敦顛，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加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沒輦河也。水勢深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

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邇，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迴，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竽端汗至印度。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即消。十有六日，西南遇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竽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竽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

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即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于城

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留坐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遶巷陌，比屋得用。方竽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自不能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竽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

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麵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新作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磚刻鏤玲瓏，外無層經，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筭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曰：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

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師一日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二首于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唯獨步，不空不有誰能睹，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迴遭一遇，九玄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祀，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迴，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尋真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河南一別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鼈。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迴，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

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麵蔬菜，可迴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把轅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加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台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並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旦，太上真元節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

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市地園林行不盡，照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遁，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跡尚橫陳，大漢良朋欲徧巡。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留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迴，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佗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說，留數日方迴。師遂

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濟大河，即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又見蜴蜥，皆長三尺許，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鷄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刺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佗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

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唯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真人者，曰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迴。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豆石橫其上若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

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溯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迴軍復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栢倒懸。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熊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觀，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卻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①「朗」原作「暗」，據文義改。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

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即館於故宮。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卧，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唯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地，遇用即碾，六月始畢。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迴。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其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粗指而

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麼斯布屬，六尺許，盤於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阜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五六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綿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丘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氍，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鑽。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纓絡。每朝夕，其長登之，

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弃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麼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記其實云：回紇丘墟萬里疆，河城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剪鍤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氍作衣裳。靈瓜素榭非凡物，赤縣何人構得嘗。當暑雪山甚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濛濛，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荅，八日即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迴。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

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峰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唯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

宮，上遣復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渾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唯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煌煌，唯闡利必鎮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預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

外。自爾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還，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脉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闌沒輦，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常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

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紀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迴。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荅云三歲。今上所認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